

公民记忆

黑
明
影
像

1949

-

2009

mem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
1949-2009 photos
by heiming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公民记忆

黑明影像
1949—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民记忆: 1949-2009 / 黑明 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39-4678-3

I. ①公… II. ①黑…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现代史-史料-1949~2009 IV. ①J421 ②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6573号

公民记忆1949-2009

- 著 者 黑 明
责任编辑 胡 晋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24.75
字 数 160千字 插图330幅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4678-3-01
定 价 80.00元

穿越时空的记忆

黑 明

2004年春节，忽然想起整理尘封多年的纪念照，看到我在天安门前不同时期的几张留影之际，顿时发现自己苍老了许多。中学时期朝气蓬勃，大学时期风华正茂，20多年时光荏苒，深感自己不再年轻。此刻，岁月的痕迹瞬间开启我的灵感，让我萌生了寻找100张天安门前老照片的想法，决定邀请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门，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对他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影像对比。

2004 ~ 2009年之间，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我先后找到近千张老照片。根据照片显示的春、夏、秋、冬，力求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光影效果下，用不同时代、不同色彩、不同面孔，展示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五年寻找，五年拍摄，先后有300多人带着当年的回忆和珍藏已久的老照片，从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新疆等地赶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不辞劳苦、不谋报酬，愉快地走进了我的作品。令我最为感动的不仅是影像本身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更多的还是每位主人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配合。

几十年过去了，主人公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已近垂暮之年。他们的变化不仅是容颜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包括对人生、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思想不再被别人掌控，身体不再承受高压，内心越发轻松，言行逐渐自由。尤其是他们照相时把手中的“红宝书”换成随身携带的护照、存折、银行卡和退休证、养老保险证时，每个人的笑容更加灿烂，神情更加从容。当然，这些看似幽默的元素，也给我

的作品平添了讽刺意味。这次拍摄的人物，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和多种人生经历，他们有人为了民族的复兴，跟着共产党走南闯北、甘洒热血；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昌盛，高举毛泽东旗帜，奉献了最好的年华；有人秉承匹夫有责的信念，给党提意见，却经受了不少折磨；有人因为历史问题，株连九族，受到极大的屈辱……今天，有人早已过上超英赶美的日子，有人依然在为生计艰辛奔波，有人还在畅想未来……无论男女老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年间，每当我扛着摄影器材前往天安门广场，总要被公安或武警盘查一番。尤其是在奥运前夕，广场的四面八方一夜之间装满了安检设备，从此进入广场就和坐飞机一样，必须排队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加之本次拍摄我选择了胶片，所以不能经过X光的照射，每次安检都要费尽口舌，请求安检人员手检我的胶片和相关器材。无论是安检，还是拍摄过程，如果遇到好说话的警察，随便看看我的行头便示意让我通过，如果碰上较真的主儿，经常要把大包小包翻个底儿朝天才算了事。其实为了便于拍摄，真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但天安门分局的警察一年四季都在该地区转圈执勤，即使混得脸儿熟，一年都难得见上几面，很难成为朋友。几年来我在天安门广场唯一认识的警察就是喜欢摄影的王宗雨，每次见面他都乘机和我探讨摄影技术，每当别的公安和武警上来对我盘查，他便过来替我解围，可惜后来他被调离天安门广场去了丰台工作。还有那些年轻的武警战士，纪律更加严明，他们经常面无表情、目不斜视，即使时间长了有个熟悉的面孔知道我不是坏人，不轰我走，很快也会复员回家，所以要和他们长期沟通和交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五年中让我

感到最为烦恼的一件事，同时也让我体会到普通人做事的艰难和困惑，好在凭着自己对摄影的执着和热情，从未放弃。

为了保证这部作品集的影像素质，本次拍摄从头到尾我都采用了4×5的大画幅照相机，所以三脚架、冠布、测光表、单筒放大镜，都是必不可少的摄影器材。每当我把黑色的大相机装上三脚架对准天安门，然后再蒙上黑布半个身子钻进去调焦的时候，警察和武警立刻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是哪儿的，来干什么？三脚架上的大家伙是照相机还是摄像机？为什么把头蒙在黑布里？手里的测光表是什么仪器？用望远镜看什么？来广场拍摄是什么意图……面对他们一连串问题，我总要解释不是摄像机，是照相机……蒙在黑布里不干别的，是调焦距……不算仪器，是测光表……不是望远镜，是调焦用的放大镜……我是摄影师，没有什么别的意图，只是拍着玩……要是说采访，作为个人行为，我既没有天安门管委会的采访批文，也没有照相摊位的营业执照，根本没有资格在此行事。尤其我的相机过大，每次拍摄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围观，而且不停地有人问我照一张多少钱？当时能取吗？面对这种问话，我总要无奈地重复：“我不是照相的！你们快走吧！！”否则聚集的人一多，公安和武警立刻又会过来轰我，包括巡逻的城管人员也很可能把我当成无照经营的黑摄影师，没收我的器材。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五年间我艰难地对付各种外来干扰，送走一批又一批转业兵和许多退休的老警察、老城管。

在这个最为敏感的地区采访拍摄，我曾赶上过许多故事，有的惊心动魄，有的荒诞无比。记得2007年8月16日那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生了一起“爆竹事件”，一阵激烈的鞭炮声，迅速招来几十名警察和好几辆警车，东北角的游客全都被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吸引到那股浓浓的烟雾下。地上的鞭炮皮被腰挂警棍、手持对讲机的警察包围得严严实实，他们又是给鞭炮皮拍照、又是录像，放炮的一对中年男女也被警察迅速带上警车。当我拍完照片凑上去看热闹的时候，只听旁边一位游客说：“夫妻俩是从外地来的，听说他们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学了，来北京送孩子，顺手放了一串鞭炮庆祝孩子上大学。”听了这句话，我不由地笑了，多么纯朴的父母！也

许他们是在兑现自己的诺言，也许他们心目中没有比天安门广场更为庄严的地方，所以选择来到祖国的心脏和最为神圣的地方，为孩子的成功点燃震天响的鞭炮，这也合乎常理。

最近，当我完成这组照片之后，国内外数十家媒体要求对我进行专访，还有无数媒体纷纷转发这些照片。有人自发为这组照片撰写文章，有人根据这组照片创作了一首首长诗，有人要求出资举办展览，有人提出免费为我印制画册……引发了一系列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些照片虽然没有什么抽象的概念和难以理解的艺术语言，但通过媒体规模呈现，却让不少人产生了共鸣，并且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也彰显了影像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影像对比，不仅展现了新中国60年的文明与进步，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还呈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岁月沧桑和发展进程。其实这些客观的变化已经不是某个人的命运转变和生命过程，而是成为中国公民共同的经历和记忆。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连续五年的拍摄已经全部结束。当我把自己采写的百余篇文章发给每位被摄者之后，他们纷纷来信、来电，热情地告诉我已经修改了关于自己的文章，当我收到他们寄回的文章时，发现有的文章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删去了荣誉，有人删去了冤屈，有人删去了苦难，还有人删去了荒诞年代无情的摧残，最让我心痛的是有人删去了震撼人心的历史真相，有人删去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导致多篇修改后的文章远不如原稿那么生动、有趣、自由、深刻。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老年朋友时，他说：“你一定要理解他们，他们早就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整怕了，因为过去很多人挨整都是祸从口出，他们现在老了，也学精了，还是让他们平静地生活吧，不然他们看着你的书，一定会忐忑不安，甚至会做噩梦！”在这位历经风雨的老友劝说下，我只好忍痛割爱，最终采用了他们删改后的文章，但这必将给我留下永远的遗憾！

2010.9.20 写于北京

按老照片拍摄年代为序

1949—2009

目 录

1949—2009

1	拍完入城仪式，我又准备拍摄开国大典
6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先后十三次去朝鲜采访
7	我背盒子枪执勤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呢
10	非常怀念我们分队牺牲的七个战友
13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16	我和杨司令一起共事四十多年
19	我认为在天安门照相就是和毛主席照相
22	但愿我们经历的那段历史不再重演
25	我和妹妹在天安门墙根儿下抓蛐蛐和蚂蚱玩
30	孙子和外孙子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的都有
31	我和毛主席单独照过五次合影
35	我们最多一次曾经抓过三百多名俘虏
37	疲惫的眼神仰望着天安门
40	我们从事了一辈子保密工作
43	一家人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没烦恼
48	要是穿军装照相，会更有纪念意义
49	毛主席夸我守门守得好
54	我的人生是无悔的
55	孩子们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沧桑
60	我参加过上百个军事工程的测绘工作
61	我和我父亲突然就变成了“反革命”和“小反革命”
66	当年那种感觉早已成为人生的记忆
67	让天安门见证我们的爱情
70	街头所有人高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
73	北京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78 我就是个陕北老汉
79 让毛主席和全国来的人都看看
82 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逃亡去了新疆
85 害怕别人说我是冒牌红卫兵
90 还没等你摆造型，他就按快门
91 只是内心感觉看到了毛主席
94 我特别特别讨厌称毛主席是毛老头儿
97 排长把我抱起来看了一下毛主席
102 我给《英雄儿女》拍剧照
103 他俩个子高，抱着毛主席像站后面
108 天安门广场就和自己家院子差不多
109 这张珍贵的照片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
114 我家是暗中协同抗日除奸的“堡垒户”
115 去食堂打饭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
120 看到天安门，就会想到毛主席
121 我这辈子一共挣了国家的238126块钱
124 我们一火车基本都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127 我三哥和四哥都是在美国受训的
132 我流着泪带着两张纪念照奔赴延安
133 我做了十四年枪
136 儿女们生活都很稳定，对我特别好
139 我一天最多做过十一台手术
142 语录本是照相师傅塞给我们的
145 前两年我妈还鼓励我爸写入党申请书
148 即使晚上停了电，也能看见毛主席对着你笑
151 “文革”期间我们学校闹得很厉害
156 要想找到激动，只能从回忆中去感受
157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160 语录本和弟弟骑的三轮车都是照相部的道具
163 邻居捎带把我的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山东东营
168 站在我家卧室就能看见天安门城楼

169 我们都从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变成了老太太
 172 我给毛主席致悼词
 175 那时候北京城墙上的砖随便拆
 178 “纸老虎”三个反字润过来正好印在毛主席的脑门上
 181 母亲给我俩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186 即便是在家人面前也不能随便乱说
 187 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192 我们二十七年没有见面了
 193 一家人对生活较为满意
 198 我还是八个网吧的义务监督员
 199 要不是周总理说话，我还回不来
 204 我们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抱一起都敢照
 205 腐败正在挖其墙角
 210 那时去天安门也是一种流行
 211 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216 我们基本不去天安门
 217 我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给新疆了
 220 把美国造的一架侦察机打下来掉到了通县西集镇
 223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照相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226 乌云遮日雪飘飘，喇叭声音竟传谣
 229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去打台湾
 234 我们经常在一起抨击腐败
 235 20世纪90年代末红旗厂彻底不行了
 240 效益再差，吃喝玩乐还是没问题
 241 谁都有缺点，毛主席也有缺点
 246 我不愿在天安门前回忆当年的痛苦
 247 不想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
 252 每天上班，天安门就在眼前
 253 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256 十三岁当兵到北京
 259 怕我给飞行员的饭里下毒药

264	我姥爷绝对不是教科书里说的那种恶霸坏人
265	一家人能平平安安活着就得了
270	人生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问题
271	那会儿只有碰到高兴事儿才吃肉
276	我成了“锅贴王”的第三代传人
277	每年都要到天安门广场照张合影
282	天安门广场完全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283	我一共上过十一所学校
286	中国都是小学二年级毕业，那中国就完了
289	我亲身经历过五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294	我们用的枪很多都是缴获敌人的
295	不到一块钱，我们俩玩了一整天
300	我想通过黑明的摄影让自己进入历史
301	信仰给予我的远远不只是心灵上的安顿
306	每次跳槽都是想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平台
307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312	网店和公司一定要属于我自己
313	那时我们很讨厌被围观
316	离开中国
319	附图60组
380	后记

拍完入城仪式，我又准备拍摄开国大典

杨振亚，1924年生于河北蠡县。1937年高小毕业，1938年进入冀中军区特务团成为一名小八路，先在宣传队，后当文化教员并学习摄影。1941年冬季前往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学习和工作，1944年被任命为雁北分区政治部摄影组组长，1948年底调回华北画报社工作。

当我们谈起他的经历，杨振亚说：“1949年1月组织上派我到北平，想让我接收一个印刷厂，到时候好印画报，结果没有弄成。走到黄村天黑了，我想住一夜再走，突然发现了国民党的部队，吓我一跳，幸亏我穿的便装，要不然即使不把我杀掉，也要抓起来。那段时间路上的国民党很多，他们正在撤离北平。2月1日，我以华北军区画报社摄影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北平，住在东交民巷原来的日本领事馆。2月3日那天，我参加了入城仪式的拍摄。拍完入城仪式组织成立了第一届政协会议摄影科，科长是吴群，科员有我、林杨、孟昭瑞，还有从北平电影厂照相科抽调过来的侯波和东北画报社的陈正青。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又准备拍摄开国大典。

“1949年9月30日下午，我和孟昭瑞、林杨、吴群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场地，准备第二天的拍摄工作。看完场地之后，孟昭瑞给我们三个人拍了这张纪念照。第二天拍摄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和陈正青、侯波三个人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城

楼上负责拍摄领导人讲话；林杨在受检阅的飞机上拍摄空军编队的飞机，不是拍地面；吴群和孟昭瑞负责广场上受阅部队和群众的拍摄。那时我和吴群、林杨、孟昭瑞都是华北军区《华北画报》的摄影记者，当时的华北军区就是现在的北京军区。”

我问他拍摄开国大典用的是什么相机，拍了多少照片。他说：“当时我用的是一台折叠的蔡司120和一台徕卡135照相机，好像都是打仗缴获的。一共拍了三个胶卷，其中两个120，一个135。那时敌占区卖的日本货比较多，我们用的都是富士胶卷。”

我问他拍完开国大典之后的去向。他说：“拍完之后，总政1950年在《华北画报》的基础上创刊成立了解放军画报社，同年底，我作为解放军画报社派出的首批记者，前往朝鲜战场采访。1951年我被调回华北军区，筹备重新成立华北画报社，任命我为副社长。后来我又被调到《战友》杂志当副总编。1952年，总政成立八一电影制片厂，我成为电影摄影训练班的班主任，并且担任纪录片导演，拍摄了多部军教片和纪录片。‘文革’后，我担任了军教片室的主任，军教片室拍过很多有名的电影，包括《地道战》和《地雷战》都是。我在八一厂一直干到1988年离休。”



吴群、林杨、杨振亚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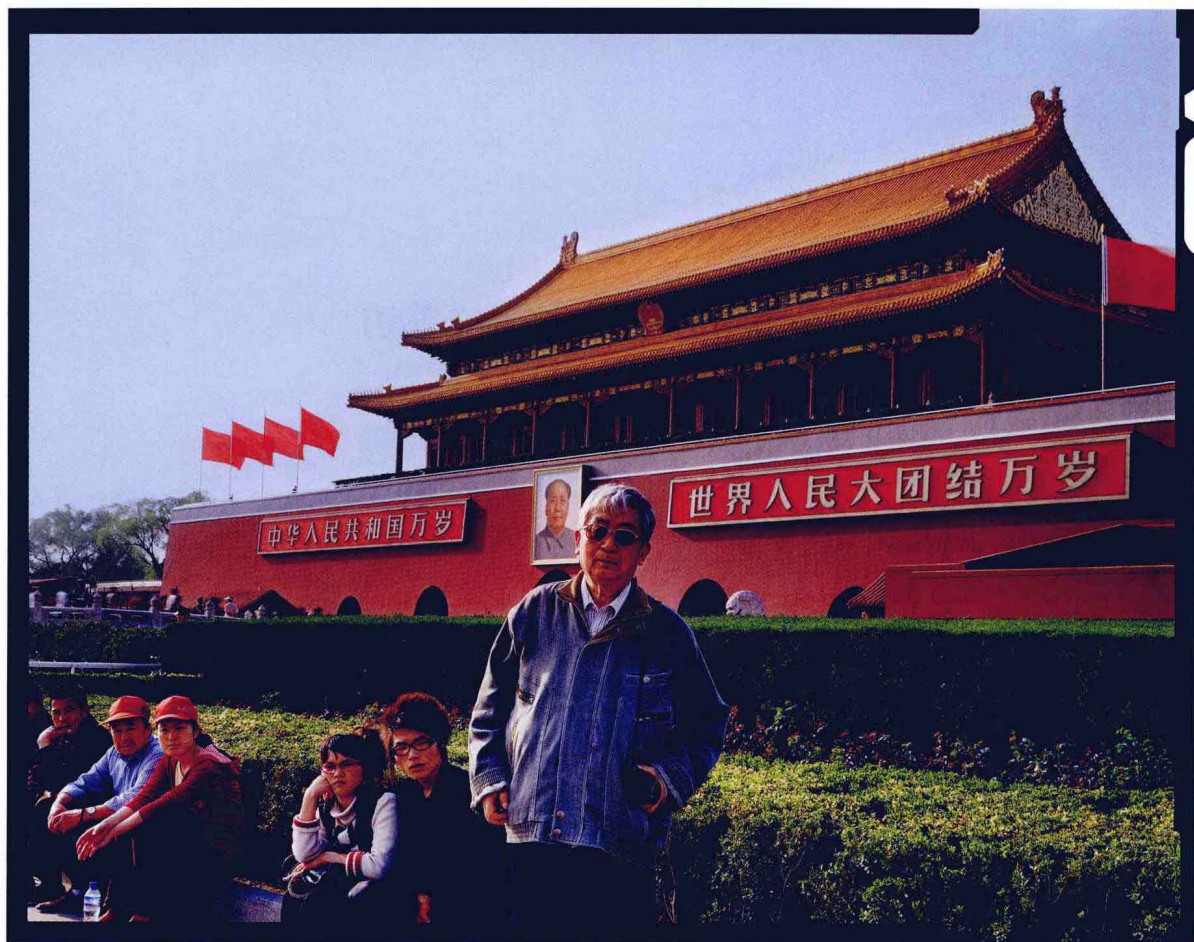
杨振亚

2009



孟昭瑞

1955



孟昭瑞

2009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先后十三次去朝鲜采访

孟昭瑞，1930年生于唐山开平区。小时家境很贫寒，10岁就跟着父母先后跑到秦皇岛姑姑家和张家口舅舅家躲避战乱，有幸在张家口市立联合中学读完初中。那时很多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

孟昭瑞说：“1946年我还是一名学生，就跟着晋察冀政府撤退到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革命根据地，先在边区文工团，后来进入抗敌剧社。1948年初我参加了华北军区举办的短期摄影培训班，随后进入了解放军《华北画报》担任摄影记者。1949年进城后，《华北画报》改为《解放军画报》。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先后13次去朝鲜，每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前线采访。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的发射试验、审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等，我都参加了拍摄，在解放军画报社一直干到离休，等于一辈子再没离开过解放军画报社。”

我问他当年进北京城的过程。他说：“1949年1月初，我们突然接到命令，去前线采访解放北平的战役。能得到这个机会，我很兴奋，背起相机就出发。那时交通不便，先是步行几十里赶到石家庄，后来又搭乘运输炮弹的大卡车前往北平前线。卡车上很冷，炮弹箱子也不平，趴在炮弹箱子上非常

难受，还生怕掉下来。一路上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轰炸，地面枪声不断，经过整整一夜的颠簸，我们才到达驻守在北京通县宋庄的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联合作战指挥部。将近一个月的谈判，终于宣布了北平和平解放，所以没有拍成攻打北平的照片。”

孟昭瑞的军事摄影作品，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而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开国将领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出版有《历史的瞬间》《中国蘑菇云》《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等多部大型文献画册和专著。1992年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孟昭瑞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展出摄影作品450余幅，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孟昭瑞不仅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中国摄影50年突出贡献摄影家”荣誉称号，而且还享有国务院颁发的终身特殊津贴，并在中国摄影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孟昭瑞最为遗憾的是1949年拍摄开国大典之际，给别人拍了不少照片，自己却没有在天安门前留张纪念照。他最早在天安门前的纪念照是1955年国庆节期间，采访波兰军事代表团时的这张照片。

我背盒子枪执勤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呢

王永宁，1929年生于河北固安县牛驼镇五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进入镇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在校期间，美国牧师给他们教过英语，日本鬼子给他们教过日语，至今他还清晰记得一些英语和日语的单词。

王永宁说：“我小时候，村里住着很多当兵的，听大人说是国民党的53军。1937年，好像是我8岁那年的阴历八月十一，日本人的飞机突然开始轰炸我们村。刚开始村里人都往教会学校跑，说那里挂的是美国国旗，日本人不敢炸，结果照样炸，连牧师都被炸死了。炸了整整一天，当时村子里一片混乱，炸死不少人。第二天，五六百名日本兵就进了我们村，一直住到1945年我高小毕业的那年8月15日，日本人才投降。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又总来村里抓兵，我怕被抓去打仗，1948年就离开村里来到北京，通过舅舅的介绍，我去汇文中学食堂当了一年大师傅。第二年他又介绍我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55年听说我们以后不发警服了，只让穿便装。为了留个纪念，我特意去天安门前花钱照了一张穿警服的相片，也是我这辈子在天安门前照的唯一的一张相片，我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王永宁前后在公安战线工作了整整40年，他管食堂、管采

购、管犯人、下放远郊，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他说：“我1979年才从远郊调回了市公安局，重新穿上我最心爱的警服。1990年61岁的时候，我离休回家。”

此次为他拍照，当他身着一套84式老警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名年轻警察上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开玩笑地说：“我是你们的祖宗，不信你回市局去打听听。”随和的小警察笑了笑便转身离开我们。此刻，王永宁继续幽默道：“我背盒子枪执勤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呢！”说完，我们哈哈大笑。